

罪恶之家



千万不要忘記階級鬥爭

罪惡之家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鄭州

千万不要忘記階級斗争

罪 惡 之 家

*

河南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）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號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豫总书号：3162

787×1092 耗 1/32·5 印張·108,000 字

1964年3月第1版 196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-223,000册

統一書号：3105·322

定价：(五) 0.34 元

編者的話

貧农家史《血泪春秋》出版后，不少讀者反映，他們讀了这本书，收益很大，提高了政治覺悟，增強了階級觀念，并要求我們繼續編輯出版有关階級教育方面的图书。但也有些青年讀者，出于对书中苦难农民的深刻同情和对地主階級及官僚、恶霸的极端仇恨，提出了“既然地主階級对农民群众压迫剥削这么残酷，农民不会不給他們干活？不会跑？不会告状嗎？”等等問題。他們不了解过去地主階級和历代統治政权的关系，提出这些問題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也是應該帮助加以解决的。

我們編輯出版的这本《罪恶之家》，揭露了巩县康百万、固始凌湘洲、新蔡鍾明甫、安阳程道生、唐河李子炎、方城周炳軒、汝南温警吾、平輿閻大炮、杞县“女閻王”、南召彭“善人”十家地主恶霸的罪恶历史。通过他們的具体罪恶事实，完全可以使我們認識到：旧社会的反动政权，不仅是地主恶霸的代表，而且是他們統治人民、压迫剥削人民的直接工具。不少地主恶霸分子就是反动官僚、土匪头子、投机商人以及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。他們互相勾結、狼狽为奸。他們有权有勢。貧无立錫之地的劳动人民在这样黑暗的

社会里，又往哪里跑，又到哪儿去告状呢？

还有些青年說，〈血泪春秋〉上說的都是过去的事情，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，还提过去的苦干啥呢？

忘記过去，就意味着背叛！

事实上被打倒的地主阶级和反动统治者，并不甘心自己的灭亡，他们仇视新社会，仇视劳动人民，有些地富反坏分子，甚至进行破坏活动，时刻企图复辟。本书中所揭发的恶霸地主，在解放后所进行的阴谋破坏活动，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。它深刻地告诉我们：敌人并没有睡觉，阶级斗争还继续存在，而且是错综复杂的、曲折的、时起时伏的，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。我们只有深刻地认识了过去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历史，才能正确地了解现在的阶级斗争形势，从而加强阶级斗争观念，增强革命感情，坚定革命意志，提高革命警惕，发扬革命精神，激发生命干劲，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，把革命进行到底！

在本书编辑过程中，得到各地党委，特别是中共信阳、开封、南阳等地委的大力支持，不少县委并派专人搜集资料、调查研究，反复修改整理稿件。我们在此特致谢意，并希望各级党委继续组织这类稿件，帮助我们出好这类图书。

这本书是我们编辑出版的第一本地主恶霸罪恶史，由于材料复杂，头绪繁多，特别是我们的思想、政治水平不高，因而本书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，望同志们读后提出意见，帮助我们改进今后的编辑出版工作。

一九六四年三月

千万不要忘記階級鬥爭

統一書號：3105·322

定 價：0.34元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黑色家譜..... | (1) |
| 桃花塢下滔天恨..... | (19) |
| 万戶血泪鐘家財..... | (46) |
| 剥开画皮現原形..... | (66) |
| 血海深仇卫河泪..... | (79) |
| 烏云山下小“皇城”..... | (95) |
| 血債..... | (108) |
| 官匪一家..... | (123) |
| “女閻王”..... | (133) |
| 彭“善人”恶而不善..... | (143) |

黑色家譜

伊洛河邊的魔窟

為了讓我們後代，親眼看看解放前地主階級勒索人民、窮奢極惡的罪行，在巩縣康店村至今還保留了一座地主莊園。

這座地主莊園，東臨伊洛河，西靠邙山坡；平房圍着高樓，樓房繞着靠山大寨，寨上托起一處處宅院。如果我們站在孝義嶺向西望去，只見一簇簇高樓瓦房，像一座閻王殿，冷淒淒，陰森森，氣勢汹汹，寒光逼人。

走進寨門向西，一漫斜坡往上，穿過一條六丈多深的石砌隧洞，是這座地主莊園的主宅院。寨上，自西而東，再折向南，有并排六幢臨街樓房：四幢座北向南，兩幢座西向東，把里邊的七處兩進宅院，圍得鐵桶一般。每幢臨街樓房中間，都有一座高大走馬門樓。門樓兩旁，青石獅子把門，厚鐵皮裹着的門檻兒，有半人來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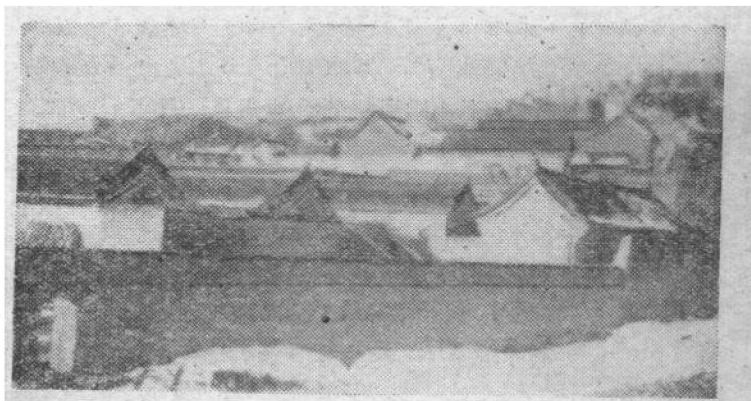
院落里，花樓重門，回廊走庭。門楣上，刻繪着“文明門”、“福祿壽”、“知所止”等一派鬼名堂。院地一律使

用方砖、条石铺砌，光滑平净，片尘不染。两厢楼房，粗柱高梁，粉饰彩绘，精美异常。紧靠后边，劈山陡崖，全部使用六层青砖砌成。下面顺崖根，并列凿有十七洞窑室。窑壁使用十二层青砖，立一层，卧一层，交互漫砌。窑室里，宽敞明亮，中间用透花楠木格扇，间为一明一暗。窑室里，冬暖夏凉，寒暑适宜。

顺大寨向下，一片片青堂瓦舍，重重叠叠。紧靠寨墙根，有一片比较低矮的瓦屋围着大寨，那里在过去是地主的工匠作坊和看家院。正东边，隔过一条马路，有一群群楼房，四周围墙高筑，那里曾是地主的当铺、钱庄、商店、棧房，以及碾房、磨房和马厩。大寨的北边，依山就势，有一片平房和高楼，那里建造的有书房、客厅、酒楼和各种仓房。大寨南边的一片楼房，在过去是地主的南宅大院，建筑得更为华丽阔绰。院子里的那座见方五丈大厅，巍峨得像一座皇家的宫殿。这座楼房，使用的梁、檩、椽、柱，通体都是贵重的木材。高梁粗柱，油漆得贼明发亮，色彩刺眼。房檐下，明柱上，都有各种奇花异卉、双龙戏珠、狮子滚球、蜂蝶穿花、凤凰牡丹等精致雕刻。下面的门台、踏阶、柱基，一色都是用细质的青石雕制而成，上边镂刻的有草木虫鱼、人物故事以及卧狮、立象、飞龙等图案，件件玲珑剔透，都像活着的一样。

这座地主庄园，连村南的金谷寨和村北的祠堂，共有院落三十三处，建筑面积约六万平方米，各种楼房和窑室达七百余间。

看到这里，读者一定要问：这是哪家地主的庄园呢？这就是巩县大地主康百万世代盘踞的一座“安乐宫”，也是这



从康百万家东宅院后边，仰视大寨上的主宅院

里千万贫苦农民的“閻王殿”！过去，在这七百多间豪华的住所里，只居住着康百万一家大小二十几口人。他们就以这座“安乐宫”为大本营，疯狂地搜刮和压榨周围的千百个村庄的贫苦农民，吞噬他们的生命和财产，弄得他们倾家荡产，妻离子散。

从富豪到官僚

康百万是康家大地主发家祖先康应魁的綽号。他家从清朝乾隆年間掠夺起家，一直到解放时，在这二百多年中間，曾两次悬挂过“良田千頃”的臭招牌。那时候，在巩县的西半部和偃师县的东半部，不論是邙山岭还是洛河滩，凡是肥沃的土地，几乎块块都是康家的；在巩县的孝义鎮、东站鎮、迴郭鎮等重要集鎮上，一街两行开设的当鋪、錢庄、布店、粮行、京广杂货店，以及一些有名的烟酒館，差不多都挂着

康家的牌子；在相邻的偃师、孟津、登封、洛阳等县城的主要商店里，也都有着康百万家的股份。另外，他家在千里以外的陕西省涇阳县，也掠夺了一批和在巩县一样多的财富。康百万这杆臭旗号，就是依仗这些财富打起来的。

在旧社会，錢多能当官，官大能发财。康百万这家大地主，为了炫耀他家的門第，祖祖輩輩都曾用錢捐买过廩生、庠生以及举人等臭功名；并使用大量金錢勾結地方官府，来維護他的万貫家业。康应魁本是个粮商出身，斗大的字，識不了几个，由于他买通了官府，結果弄了个直隶州通判的四品官。他的孙子康无逸，也曾花費过上万两銀子，买了个四品朝議大夫的官号。

一八六一年八月，安徽捻軍首領刘狗、王怀义领导的农民起义軍，轉战在河南省巩县黑石关一带，广大农民紛紛踊跃参加。当时，腐朽的清朝官兵，节节败退，一直震惊了封建皇朝。河南知府糾集了洛阳、偃师、巩县、登封等几个县的清兵，組織联防“抗御”。这时，康百万的儿子康道平和孙子康无逸，勾結地方官吏，协助組織地方团练队，购买洋枪洋炮，修筑堡垒，血腥鎮压了农民起义軍。一九〇〇年，八国联軍入侵北京，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星夜逃窜到西安。当他們重返北京的时候，路过巩县黑石关，康百万家又曾獻給上百万两銀子，得到了他的朝廷老子的賞識。

一条人命和两个元宝

康百万大地主的百万财富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据他們自己說，那是他家祖宗积的“德”，是“勤俭积累”来的，

又說是由于他家“風水”好，等等。其實，這些騙人的鬼話，只不過是妖怪往自己頭上插花，用來掩蓋人們的耳目罷了。

現在，我們就先來看看，康百萬是怎樣發家的吧。

原來，康應魁的父親康雲從，就是一個水上捐客。康應魁自小就跟着他父親，雇上一幫划子，往返在伊洛河和黃河的中下游，做着各種投機買賣。

據傳說，在清朝乾隆年間的一個秋雨連綿的黃昏，伊洛河水陡然暴漲。一個個洪峰像一匹匹凶猛的野獸，沿着伊洛河沿岸橫沖直撞，無情地吞沒了兩岸的田野和村莊。這時候沿岸的人民，都紛紛划船游水，捨命打救受災的同胞。康應魁和他父親康雲從，也跑了出來。他們父子也是來救人的嗎？不是！他們看准這是個發財的機會，是跑出來撈劫東西的。

父子倆站在岸邊，擰着身子，貓着腰，瞪着四隻發紅的眼睛，搜尋着水上漂過的所有東西。四周一陣陣淒慘的喊叫救命的聲音，一點兒也打不動他們的心。他們一直在高興地想着：這一回，可要撈到不少東西哩！

不一會兒，他們忽然發現從上游沖下來一塊門板，門板上鼓囊囊的像是放着個大包袱。父子倆發財心切，一見就不顧一切地跳下水去，很快把那塊門板推到岸邊。推上來一看，父子倆瞪了眼。原來門板上放的不是大包袱，而是一個快要淹死的老太婆。她兩手扒着門板，快要不省人事了。

康雲從一看是個女人，簡直惱透了，恨不得一脚把她踢下水去。他雙腳一蹬，從牙縫里呲出了兩句話：

“真倒霉！搜搜她，看有啥沒有。”



康应魁听了他老子的話，急忙蹲下身去，就在老太婆的身上乱搜起来。老太婆哼呀唉地喊着救命，康云从还不住嘴地骂

着。搜着搜着，忽听噗嗒两声，只見有两个东西从老太婆的靴筒里滚了出来。康应魁顺势一摸，忙把那两个东西捡了起来，高兴地举到他父亲的脸上，张着大嘴說：

“爹！元宝，元宝！”

“啊！”康云从見是元宝，高兴得像疯了一样。他急忙蹲下身来，和儿子一起，又仔細地在老太婆身上搜寻了两遍。等到再沒有发现別的东西后，他們才扔下老太婆，帶上元宝，跑回家去。这个老太婆停了一会，也就死了。

康云从得了这笔不义之財，投机生意做得更有劲了。那一年，山东省的灾荒比河南要厉害，粮食比金豆儿还值錢。他就乘这个机会，从河南买粮食，用船运到山东，高价出售給饥饿的灾民；返回来，又載运私盐，到河南来牟取暴利。就这样，往返几次，他家的小划子变成了丈八大船，每次都装运几万斤貨物，往返在黄河的中下游，来大量吸吮广大人民的血汗。

重利置庄园

后来，到康应魁当家时，就开始大量放高利貸，置庄买地，对农民的剝夺更加残酷了。

康家为了搜刮和掠奪农民，就以巩县康店村为中心，在

周围的焦弯、张岭、赵沟、柏坡、山头、油店、黑石关、和义沟、南北山口等方圆一百多里内的村镇里，設置了上百个栈房，伸出血爪，向周围农民放账、收租，干着敲骨吸髓、置买庄田、发家致富的罪恶勾当。

康家放账的利息是惊人的。每当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农民借他家一斗粮食，一季就得多还他家三升利谷，加上康家的双底斗，出九进十一，利息就不是三升，而是五升，甚至还要更多。康家那杆水银秤，一高一低，更坑害了不少的农民。农民借债，每十个月就得按一年计算，并且在借债的时候，就得把当年的利息扣下来。这还不算，农民们凡是向他家借债，都必须先将土地、房产作抵押，一旦债务偿还不起，就得拿土地、房产来顶债。同时，他家为了兼并农民的土地，放债的利息还以借债户的土地距离他家地块远近，而规定了不同的暴利率：谁家的土地离他家地块近，便于连成大片地，利息就是三分；土地离他家地块远的，兼并后又不容易连成大片地的，利息就增加到五分。

一八四七年，河南遭到了严重的旱灾，庄稼没收一粒，贫苦农民连树皮、草根都刮吃光了。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康百万就以加倍的利息，向群众放债。贫苦的农民为了活命，只得忍受他家的高利盘剥，把作抵押的土地、房产典卖给康家。据离康店三里远的叶岭村统计，当时全村二百多户人家，除了二十多亩坟地外，其余几百亩土地都在这时卖给了康家。康店龙窝沟离康百万的魔窟最近，全沟三十来户农民，在当时不但土地全被康家夺了去，连居住的破窑也都被康家霸占了。

喝尽了农民的血

康百万吞并了农民大量土地以后，就又把把这些土地租给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来耕种。农民向他家租种土地，一般都是按照定租和活租两种方式交纳租粮的。

定租的剥削方法，就是农民们每向他家租种一亩滩地，一年要交纳四百斤租粮；租种岭地每亩一年也要交纳二百斤。年成好的时候，佃农们累死累活地苦干一年，收来的粮食交了租，还能多少剩一点点，勉强维持住全家半饥不饱的生活；稍微一歉收，打的粮食就不够交租子了，全家老小只得张着嘴挨饿。要是遇上了荒年，那简直就要了穷人的命！

活租的剥削方法更厉害。这种办法是：康家先用长工播上种，然后把土地划成份，出租给佃户管理。土地每份十二亩，其中四亩种棉花、八亩种粮食。收获后，不论是粮食或棉花，都按七五、二五的比例分成。每收获一百斤粮食或棉花，康百万家先夺去七十五斤，佃户只得二十五斤。这些佃户们，除了交租，每年还得给地主家服其他劳役，如担水、扫地、喂猪、盖房屋、掏厕所等杂差，并规定一年要做一百到一百五十天。除此以外，佃户们每逢端午节、中秋节或阴历年，还得给康家割肉送礼，稍有怠慢，康百万家就会借故收回租地，逼得那些无地的农民带领全家老小出外逃荒。

到底康百万家一年能收多少租子，这谁也摸不清底，只知道康应魁的孙子康鸿猷，在康店村设的一座栈房，一季就收租粮一千五百多布袋，合二十五万多斤；收的棉花可以折卖白银五千多两。而周围的穷苦佃户，却有不少户是头天交

了租子，第二天就沒有米下鍋。

千杯酒騙来半个园

在康店村，现在还流传着康家“千杯酒騙来半个园”的故事，記述了康百万的无賴子孙欺榨农民的肮脏行径。

清朝光緒年間，康应魁的曾孙康亮执掌家务。这时，有一戶人家，戶主叫康立坤，論起輩数来，是康亮的远房叔叔。他在东滩有一块园地，水势好，地又平，恰好跟康亮家的一块园地挨着地边。康亮每次看見了，眼睛都馋得发紅，恨不得一下子把这块地抓到手。他昼思夜想，终于捏出了一个圈套。

一天，康立坤路过康百万家門口。康亮看見了，就連忙迎上去，皮笑肉不笑地說：

“坤叔啊，你这几天瘦多了，想是有啥心事吧！走，到家里喝杯老酒解解悶。”

康立坤从来还没有見康亮跟自己这样亲热过，知道他这是黃鼠狼給鸡拜年——沒存啥好心，就急忙推辞着不去。康亮見康立坤不上鈎，馬上沉下脸来，当真不当假地諷刺着說：

“啊呀，咱家庙小了，高攀不上人家啦！”

康立坤一見康亮变了脸，哪里还敢得罪他，就只好答应下来。

一到康百万家里，康亮馬上着人置备酒菜，假意殷勤招待康立坤。两杯老酒一下肚，康立坤滿腹热呼呼的，头也有点暈了。康亮看时机已到，便拉康立坤坐下来玩牌。康立坤

模模糊糊地意識到事情不对头，就忙推說身上沒帶錢，想借故拒絕。康亮嘿嘿笑了笑，就立刻叫人到庫房里取來白花花銀子，通的一聲放在桌子上。他故作慷慨地說：

“別慫小氣，你在家也是一家之主哩，玩几牌怕啥！不要緊，輸个十兩八兩，都算我的。”這一說，康立坤不好意思再推脫，就坐下來陪着他們玩起牌來。

最初几次，康亮有意識地讓康立坤贏了几兩銀子。以後康立坤便經常和康亮喝酒、賭錢，每次賭錢都是康立坤輸。康立坤越輸越賭，越賭越輸，越賭越大，越輸也越多。自己拿不出錢來，就向康百萬元家借。

等康立坤借的銀兩多了，康亮馬上撕下了假面具，立時三刻向康立坤催債要賬。這時候，康立坤覺察到是自己上了當，但後悔也來不及了，只好忍着心疼，把自己東灘那塊園地，出了一張文契，托人送給了康亮，這才算完事。

兩代長工

康百萬元這家大地主，除了出租大量土地以外，還僱傭了大批的長工和短工，直接給他家種地做活。這些長工和短工的工資少得可憐，在忙季每人每天只有六個制錢；閑季減半，只能拿到三個小制錢。這三個小制錢，在當時只能買到一個小燒餅或者一個雞蛋。就這三個小制錢，長工們也往往拿不到手里。每到年終結算，康家櫃房里的紫檀木算盤珠子上下一滾動，誰能混上个肚圓，那就算不錯了。到老還欠着他家債的人多得很。更有不少的人，給康家干活累死后，連口薄皮棺材也混不上。